

清詩話

民國五年十月出版

清
詩
話

總發行所上海文明書局



耐

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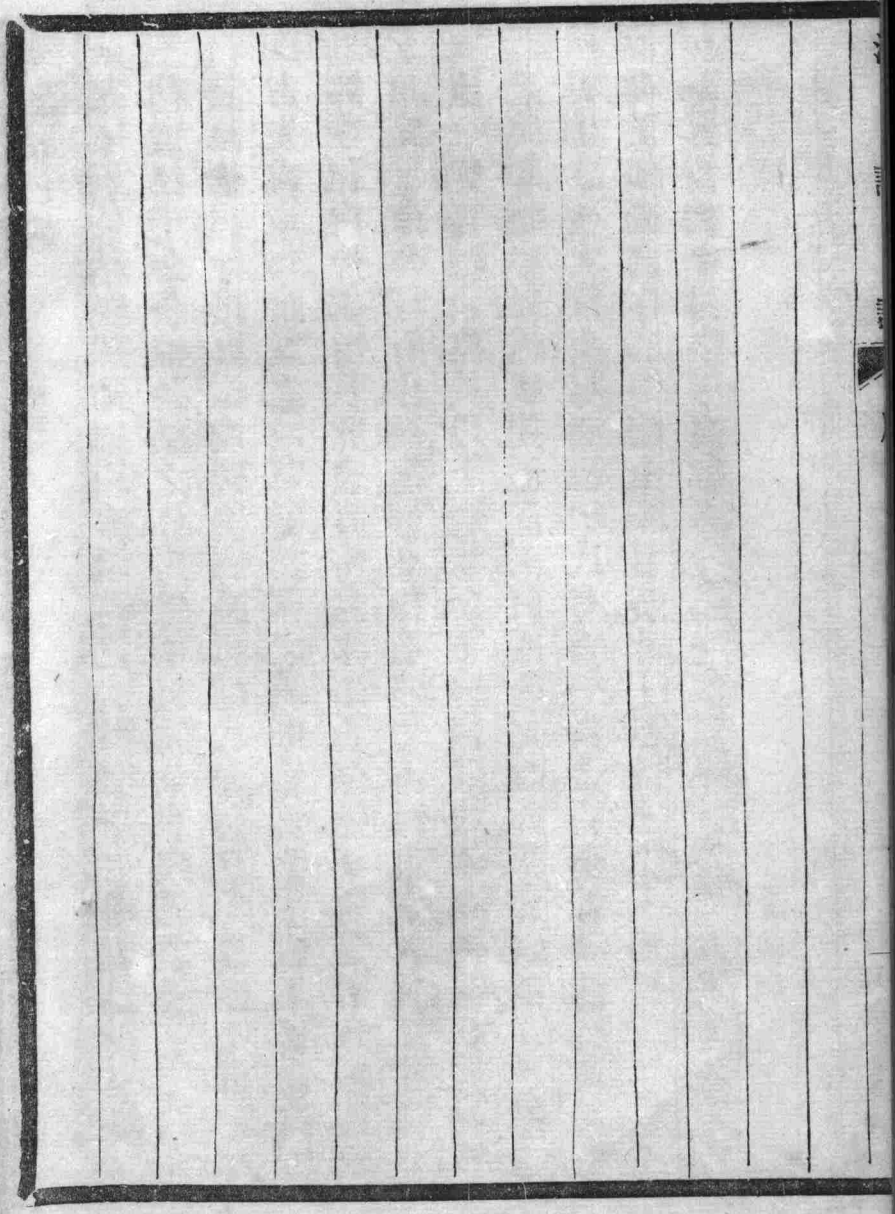
館

日
月
十
年

清詩話序

余友丁君仲祐。既錄蕭梁以來論詩之書。彙爲叢刻。復輯清詩話四十
三種。徵序于余。余惟詩話之作。唐以前無之。而唐以前之詩。莫不近古。
自詩話雜然並出。異論朋興。學者惑焉。清代諸詩話。尤喜標榜近呢。擗
摭古先。或章句而詆之。或單辭而稱之。或則妄爲格律以詔後人。或則
別闢蹊徑。自矜獨得。其究也。設辨愈多。去古愈遠。丁君是編。黜隨園。甌
北諸家不錄。時賢所作。概從屏棄。探風雅之淵源。正樂歌於韶武。學者
家置一編。審觀塗徑。於以上規蘇李。下撫白陸。蓋不必侈言李杜。而學
詩之道。思過半矣。道咸間。洪洞王軒氏著聲調四譜。比附精詳。足補趙
秋谷氏之所未備。山陽潘德輿氏有養一齋詩話。李杜詩話。持論甚正。
蓋矯正隨園之作。二書繁重。不具載。非丁君削之也。

丙辰五月初十日儀徵嚴偉



清詩話目錄 以付印先後爲次

薑齋詩話

王夫之著

答萬季埜詩問

吳喬著

鈍吟雜錄

馮班著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張泰來著 第二

梅村詩話

吳偉業著

寒廳詩話

顧嗣立著

茗香詩論

宋大樽著 第二

律詩定體

王士禎著

然鐙記聞

何世璣述

師友詩傳錄

王士禎答

師友詩傳續錄

王士禎答

漁洋詩話

王士禎著

古詩平仄論

翁方綱小石
帆亭著錄

趙秋谷所傳聲調譜

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

五言詩平仄舉隅

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

七言詩平仄舉隅

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

七言詩三昧舉隅

翁方綱小石帆亭著錄

談龍錄

趙執信著

聲調譜

趙執信著

聲調譜拾遺

翟 鞏編

蠖齋詩話

施閏章著

漫堂說詩

宋 犖著

而庵詩話

徐 增著

詩學纂聞

汪師韓著

蓮坡詩話

查爲仁著

說詩碎語

沈德潛著

原詩

葉 燮著

全唐詩話續編

孫濤輯

一瓢詩話

薛雪著

拜經樓詩話

吳騫輯

唐音審體

錢木菴著

遼詩話

周春輯

秋窗隨筆

馬位著

野鴻詩的

黃子雲著

履園譚詩

錢泳輯

說詩管蒯

吳雷發著

秋星閣詩話

李沂著

貞一齋詩說

李重華著

漢詩總說

費錫璜著

山靜居詩話

方薰著

○峴傭說詩

闕名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消寒詩話

秦朝鈺著

續詩品

袁枚著

補歷代詩話續編一種

揮塵詩話

王兆雲撰

薑齋詩話卷上

衡陽王夫之選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王仲淹氏之續經見廢於先儒舊矣。續而僭者七制之詔策也。仲淹不任刪七制之主臣。尤不足述也。春秋者。衰世之事。聖人之刑書也。平桓之天子。齊晉之諸侯。荆吳徐越之僭僞。其視六代十六國相去無幾。事不必廢也。而詩亦如之。衛宣陳靈下逮乎溱洧之士女。葛屨之公子。亦奚必賢於曹劉沈謝乎。仲淹之刪。非聖人之刪也。而何損于采風之旨邪。故漢魏以還之比興。可上通于風雅。檜曹而上之條理。可近譯以三唐。元韻之機。兆在人心。流連洄宕。一出一入。均此情之哀樂。必永於言者也。故藝苑之士。不原本于三百篇之律度。則爲刻木之桃李。釋經之儒。不證合于漢魏唐宋之正變。抑爲株守之兔宜。陶冶性情。別有風旨。不可以典冊簡牘訓詁之學與焉也。隨舉兩端。可通三隅。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盡矣。辨漢魏唐宋之雅俗得失。以此

讀三百篇者必此也。可以云者隨所以而皆可也。於所興而可觀其興也深。於所觀而可興其觀也審。以其羣者而怨。怨愈不忘。以其怨者而羣。羣乃益摯。出於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遊于四情之中。情無所窒。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故關雎興也。康王晏朝而卽爲冰鑑。訐謨定命。遠猷辰告。觀也。謝安欣賞而增其遐心。人情之遊也無涯。而各以其情遇。斯所貴於有詩。是故延年不如康樂。而宋唐之所絳升降也。謝疊山虞道園之說詩。并畫而根掘之。惡足知此。

采采芣苢。意在言先。亦在言後。從容涵泳。自然生其氣象。卽五言中十九首。猶有得此意者。陶令差能彷彿。下此絕矣。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非章應物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所得而問津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知此則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與唯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情之深淺宏隘見矣。況孟郊之乍笑而心迷。乍啼而魂

喪者乎。

唐人少年行云。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獵長楊。樓頭少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想知少婦遙望之情。以自矜得意。此善於取影者也。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啾啾。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玃狁于夷。其妙正在此。訓詁家不能領悟。謂婦方采蘩而見歸師。旨趣索然矣。建旌旗。舉矛戟。車馬喧闐。凱樂競奏之下。倉庚何能不驚飛。而尙聞其啾啾。六師在道。雖曰勿擾。采蘩之婦。亦何事暴面于三軍之側邪。征人歸矣。度其婦方采蘩而聞歸師之凱旋。故遲遲之日。萋萋之草。鳥鳴之和。皆爲助喜。而南仲之功。震于閨閣。室家之欣幸。遙想其然而征人之意。得可知矣。乃以此而稱南仲。又影中取影。曲盡人情之極至者也。

始而欲得其歡。已而稱頌之。終乃有所求焉。細人必出於此。鹿鳴之一章曰。示我周行。二章曰。示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三章曰。以燕樂嘉賓之心。異於彼矣。此之謂大音希聲。希聲不如其始之勤勤也。杜子美之

於章左丞亦嘗知此乎。

庭燎有輝。鄉晨之景。莫妙於此。晨色漸明。赤光雜煙。而駿黷。但以有輝二字寫之。唐人除夕詩。殿庭銀燭上熏天之句。寫除夜之景。與此彷彿。而簡至不逮遠矣。花迎劍佩四字。差爲曉色朦朧傳神。而又云星初落。則痕迹露盡。益歎三百篇之不可及也。

蘇子瞻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體物之工。非沃若不足以言桑。非桑不足以當沃若。固也。然得物態。未得物理。桃之夭夭。其葉蓁蓁。灼灼其華。有贊其實。乃窮物理。夭夭者。桃之穉者也。桃至拱把以上。則液流蠹結。花不榮。葉不盛。實不蕃。小樹弱枝。婀娜妍茂。爲有加耳。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胡然我念之。亦可懷也。皆意藏篇中。杜子美故國平居有所思。上下七首。於此維繫。其源出此。俗筆必于篇終結鎖。不然則迎頭便喝。

句絕而語不絕。韻變而意不變。此詩家必不容昧之幾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降者。玄鳥降也。句可絕而語未終也。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

害否歸寧。父母意相承而韻移也。盡古今作者。未有不率繇乎此。不然氣絕神散。如斷蛇剖瓜矣。近有吳中顧夢麟者。以帖括塾師之識說詩。遇轉則割裂別立一意。不以詩解詩。而以學究之陋解詩。令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子學詩。其弊必至於此。

知池塘生春草。胡蝶飛南園之妙。則知楊柳依依。零雨其濛之聖於詩。司空表聖所謂規以象外。得之園中者也。

賜名大國。號與秦。與美孟姜矣。美孟弋矣。美孟庸矣。一轍。古有不諱之言也。乃國風之怨而誅。直而絞者也。夫子存而弗刪。以見衛之政散。民離。人誣其上。而子美以得詩史之譽。夫詩之不可以史爲。若口與目之不相爲代也。久矣。魯頌。魯風也。商頌。宋風也。以其用天子之禮樂。故仍其名曰頌。其郊禘之升歌也。乃文之無慙。侈心形焉。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與饒吹白紵。同其管急絃繁之度。雜霸之風也。鮑昭李白曹鄴以之。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語似排偶。而下三語與上一

語相匹。李白劍閣重開蜀北門。上皇車馬若雲屯。少帝長安開紫極。雙
懸日月照乾坤。竊取此法而逆用之。蓋從無截然四方八段之風雅也。
謝靈運一意回旋往復。以盡思理。吟之使人卜躁之意消。小宛抑不僅
此情相若。理尤居勝也。王敬美謂詩有妙悟。非關理也。非理抑將何悟。
用複字者。亦形容之意。河水洋洋一章是也。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
顧用之以駘宕。善學詩者。何必有所規畫以取材。

興在有意無意之間。比亦不容雕刻。關情者景。自與情相爲珀芥也。情
景雖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樂之觸。榮悴之迎。互藏其
宅。天情物理。可哀而可樂。用之無窮。流而不滯。窮且滯者。不知爾。吳楚
東南坼。乾坤日夜浮。乍讀之。若雄豪。然而適與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
舟。相爲融浹。當知倬彼雲漢。頌作人者。增其輝光。憂旱甚者。益其炎赫。
無適而無不適也。唐末人不能及此。爲玉合底蓋之說。孟郊溫庭筠分
爲二壘。天與物。其能爲爾鬪分乎。

薑齋詩話卷下

衡陽王夫之撰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興觀羣怨詩盡於是矣。經生家析鹿鳴嘉魚為羣，柏舟小弁為怨，小人一往之喜怒耳，何足以言詩。可以云者，隨所以而皆可也。詩三百篇而下，唯十九首能然。李杜亦髣髴遇之，然其能俾人隨觸而皆可，亦不數數也。又下或一可焉，或無一可者，故許渾允為惡詩，王僧孺庾肩吾及宋人皆爾。

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為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李杜所以稱大家者，無意之詩，十不得一二也。煙雲泉石，花鳥苔林，金鋪錦帳，寓意則靈。若齊梁綺語，宋人搏合成句之出處，宋人論詩字字求出處 役心向

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發，此之謂小家數。總在圈績中求活計也。把定一題一人一事一物，於其上求形模，求比似，求詞采，求故實，如鈍斧子劈爍柞，皮屑紛罪，何嘗動得一絲紋理，以意為主，勢次之，勢者意

中之神理也。唯謝康樂爲能取勢，宛轉屈伸，以求盡其意，意已盡則止，殆無剩語。天矯連蜷，煙雲繚繞，乃真龍，非畫龍也。

池塘生春草，胡蝶飛南園，明月照積雪，皆心中目中與相融浹。一出語時，卽得珠圓玉潤，要亦各視其所懷來，而與景相迎者也。日暮天無雲，春風散微和，想見陶令當時胸次，豈夾雜鉛汞人能作此語。程子謂見濂溪一月坐春風中，非程子不能知濂溪如此，非陶令不能自知如此也。

僧敲月下門，祇是妄想揣摩，如說他人夢，縱令形容酷似，何嘗毫髮關心。知然者，以其沈吟推敲二字，就他作想也。若卽景會心，則或推或敲，必居其一，因景因情，自然靈妙，何勞擬議哉。長河落日圓，初無定景，隔水問樵夫，初非想得，則禪家所謂現量也。

詩文俱有主賓，無主之賓，謂之烏合，俗論以比爲賓，以賦爲主，以反爲賓，以正爲主，皆塾師賺童子死法耳。立一主以待賓，賓無非主之賓者，乃俱有情而相浹洽。若夫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於賈島何與，湘潭

雲盡暮煙出。巴蜀雪消春水來。於許渾奚涉。皆烏合也。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得主矣。尙有痕迹。花迎劍佩星初落。則賓主歷然。鎔合一片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卽極寫大景。如陰晴衆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踰此限。非按輿地圖。便可云平野入青徐也。抑登樓所得目者耳。隔垣聽演雜劇。可聞其歌。不見其舞。更遠則但聞鼓聲。而可云所演何齣乎。前有齊梁。後有晚唐及宋人。皆欺心以炫巧。

一詩止於一時一事。自十九首至陶謝皆然。夔府孤城落日斜。繼以月映荻花。亦自日斜至月出。詩乃成耳。若杜陵長篇。有歷數月日事者。合爲一章。大雅有此體。後唯焦仲卿木蘭二詩爲然。要以從旁追敘。非言情之章也。爲歌行則合。五言固不宜爾。

古詩無定體。似可任筆爲之。不知自有天然不可越之桀燹。故李于鱗謂唐無五古詩。言亦近是。無卽不無。但百不得一二而已。所謂桀燹者。意不枝。詞不蕩。曲折而無痕。戍削而不競之謂。若于鱗所云無古詩。又唯無其形。埒字句與其粗豪之氣耳。不爾。則子房未虎嘯。及玉華宮二

詩乃李杜集中霸氣滅盡和平溫厚之意者。何以獨入其選中。

古詩及歌行換韻者。必須韻意不雙轉。自三百篇以至庾鮑七言。皆不待鈎鎖。自然蟬連不絕。此法可通於時文。使股法相承。股中換氣。近有顧夢麟者。作詩經塾講。以轉韻立界限。劃斷意旨。劣經生桎梏古人。可惡孰甚焉。晉清商三洲曲及唐人所作有長篇。拆開可作數絕句者。皆蠶蟲相續成一青蛇之陋習也。

以神理相取。在遠近之間。纔著手便煞。一放手又飄忽去。如物在人亡。無見期。捉煞了也。如宋人咏河魴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饒他有理。終是於河魴沒交涉。青青河畔草。與綿綿思遠道。何以相因。依相含吐。神理湊合時。自然恰得。

太白胸中浩渺之致。漢人皆有之。特以微言點出。包舉自宏。太白樂府歌行。則傾囊而出耳。如射者引弓極滿。或卽發矢。或遲審久之。能忍不能忍。其力之大小可知已。要至於太白止矣。一失而爲白樂天。本無浩渺之才。如決池水。旋踵而涸。再失而爲蘇子瞻。萎花敗葉。隨流而漾。胸

次局促亂節狂興所必然也。

海暗三山雨。接此鄉多寶玉。不得迤邐說到花明五嶺春。然後彼句可來。又豈嘗無法哉。非皎然高棟之法耳。若果足爲法。烏容破之。非法之法。則破之不盡。終不得法。詩之有皎然。虞伯生。經義之有茅鹿門。湯賓尹。袁了凡。皆畫地成牢。以陷人者。有死法也。死法之立。總緣識量狹小。如演雜劇。在方丈臺上。故有花樣步位。稍移一步。則錯亂。若馳騁康莊。取塗千里。而用此步法。雖至愚者不爲也。

情景名爲二。而實不可離。神於詩者。妙合無垠。巧者則有情中景。景中情。景中情者。如長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棲憶遠之情。影靜千官裏。自然是喜達行在之情。情中景。尤難曲寫。如詩成珠玉在揮毫。寫出才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賞之景。凡此類知者遇之。非然亦鶻突看過。作等閒語耳。

更喜年芳入睿才。與詩成珠玉在揮毫。可稱雙絕。不知者以入字在字爲用字之巧。不知渠自順手湊著。

欲投人處宿。隔水問樵夫。則山之遼廓荒遠可知。與上六句初無異致。且得賓主分明。非獨頭意識懸相描摹也。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自然是登岳陽樓詩。嘗試設身作杜陵。憑軒遠望觀。則心目中二語。居然出現。此亦情中景也。孟浩然以舟楫垂釣。鈎鎖合題。卻自全無干涉。近體中二聯。一情一景。一法也。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雲飛北闕輕陰散。雨歇南山積翠來。御柳已爭梅信發。林花不待曉風開。皆景也。何者爲情。若四句俱情而無景語者。尤不可勝數。其得謂之非法乎。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初不相離。唯意所適。截分兩概。則情不足興。而景非其景。且如九月寒砧催木葉。二句之中。情景作對。片石孤雲。窺色相四句。情景雙收。更從何處分析。陋人標陋格。乃謂吳楚東南坼。四句。上景下情。爲律詩憲典。不顧杜陵九原大笑。愚不可瘳。亦孰與療之。

起承轉收。一法也。試取初盛唐律驗之。誰必株守此法者。法莫要於成章。立此四法。則不成章矣。且道盧家少婦一詩。作何解。是何章法。又如

火樹銀花合。渾然一氣亦知成。不返曲折無端。其他或平鋪六句。以二語括之。或六七句。意已無餘。末句用飛白法。颺開義趣超遠。起不必收。收不必收。乃使生氣靈通。成章而達。至若故國平居有所思。有所二字。虛籠喝起。以下曲江蓬萊昆明紫閣。皆所思者。此自大雅來。謝客五言長篇。用爲章法。杜更藏鋒不露。搏合無垠。何起何收。何承何轉。陋人之法。烏足展騏驥之足哉。近世唯楊用修辨之甚悉。用修工於用法。唯其能破陋人之法也。

起承轉收以論詩。用教幕客作應酬。或可。其或可者。八句自爲一首尾也。塾師乃以此作經義法。一篇之中。四起四收。非蠶蟲相銜成青竹蛇而何。兩閒萬物之生。無有尻下出頭。枝末生根之理。不謂之不通。其可得乎。

樂記云。凡音之起。從人心生也。固當以穆耳協心爲音律之準。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之說。不可恃爲典要。昔聞洞庭水。聞庭二字俱平。正爾振起。若今上岳陽樓。易第三字爲平聲。云今上巴陵樓。則語蹇而戾。

於聽矣。八月湖水平。月水二字皆仄。自可。若涵虛混太清。易作混虛涵太清。爲泥磬土鼓而已。又如太清上初日。音律自可。若云太清初上日。以求合於粘。則情文索然。不復能成佳句。又如楊用修警句云。誰起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淨烽煙。若謂安字失粘。更云誰起東山謝太傅。拖沓便不成響。足見凡言法者。皆非法也。釋氏有言。法尙應捨。何況非法。藝文家知此。思過半矣。

作詩亦須識字。如思應教令吹燒之類。有平仄二聲。音別則義亦異。若粘與押韻。於此鶻突。則荒謬止堪嗤笑。唐人不尋出處。不誇字學。而犯此者百無一二。宋人以博核見長。偏於此多誤。杜陵以鄼侯鄼字作才。何切。平聲粘。緣史漢注自有兩說。非不識字也。至廉頗音婆。相如音湘。則考據精切矣。蘇子瞻不知軒轅彌明詩序長頸高結。結字作潔音。釋子之所恥爲。而孟浪若此。近見有和人韻者。以葑菲作芳菲字音押。雖不足道。亦可爲不學人永鑒。

唯孟浩然氣蒸雲夢澤。不知雲土夢作父。夢本音蒙。青陽逼歲除。不知

日月其除。除本音住。浩然山人之雄長。時有秀句。而輕飄短味。不得與高岑王儲齒。近世文徵仲。輕秀與相頡頏。而思致密贍。駸駸欲度其前。王子敬作一筆草書。遂欲跨右軍而上。字各有形埒。不相因仍。尙以一筆爲妙境。何況詩文本相承遞邪。一時一事一意約之止一兩句。長言永歎。以寫纏綿悱惻之情。詩本教也。十九首及上山采蘼蕪等篇。止以一筆入聖證。自潘岳以凌雜之心。作蕪亂之調。而後元聲幾熄。唐以後閒有能此者。多得之絕句耳。一意中但取一句。松下問童子是已。如怪來妝閣閉。又止半句。愈入化境。近世郭奎多病。文園渴未消。一絕。髣髴得之。劉伯溫。楊用修。湯養仍。徐文長。有純淨者。亦無歇筆。至若晚唐餽。宋人支離。俱令生氣頓絕。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醫家名爲關格。死不治。

不能作景語。又何能作情語邪。古人絕唱句多景語。如高臺多悲風。胡蝶飛南園。池塘生春草。亭臯木葉下。芙蓉露下落。皆是也。而情寓其中矣。以寫景之心理言情。則身心中獨喻之微。輕安拈出。謝太傅於毛詩

取訏謨定命。遠猷辰告。以此八句如一串珠。將大臣經營國事之心曲寫出次第。故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同一達情之妙。

有大景。有小景。有大景中小景。柳葉開時。任好風。花覆千官。淑景移。及風正一帆懸。青靄入看無。皆以小景傳大景之神。若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張皇使大。反令落拓不親。宋人所喜。偏在此而不在彼。近唯文徵仲齋宿等詩。能解此妙。

情語能以轉折爲含蓄者。唯杜陵居勝。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柔艣輕鷗外。含悽覺汝賢之類是也。此又與忽聞歌古調。歸思欲霑巾。更進一步。益使風力適上。

含情而能達。會景而生心。體物而得神。則自有靈通之句。參化工之妙。若但於句求巧。則性情先爲外蕩。生意索然矣。松陵體永墮小乘者。以無句不巧也。然皮陸二子。差有興會。猶堪諷咏。若韓退之以險韻奇字古句方言。矜其餽餽之巧。巧誠巧矣。而於心情興會。一無所涉。適可爲

酒令而已。黃魯直米元章益墮此障中。近則王謔菴承其下游。不恤才情。別尋蹊徑。良可惜也。

對偶有極巧者。亦是偶然湊手。如金吾玉漏尋常七十之類。初不以此礙於理趣。求巧則適足取笑而已。賈島詩。高人燒藥罷。下馬此林閒。以下馬對高人。噫。是何言與。

一解奕者。以誨人奕爲遊資。後遇一高手。與對奕。至十數子。輒擲揄之曰。此教師碁耳。詩文立門庭。使人學已。人一學卽似者。自詡爲大家。爲才子。亦藝苑教師而已。高廷禮。李獻吉。何大復。李于鱗。王元美。鍾伯敬。譚友夏。所尙異科。其歸一也。纔立一門庭。則但有其局格。更無性情。更無興會。更無思致。自縛縛人。誰爲之解者。昭代風雅。自不屬此數公。若劉伯溫之思理。高季迪之韻度。劉彥昂之高華。貝廷琚之俊逸。湯養仍之靈警。絕壁孤騫。無可攀躡。人固望洋而返。而後以其亭亭嶽嶽之風神。與古人相輝映。次則孫仲衍之暢適。周履道之蕭清。徐昌穀之密瞻。高子業之戍削。李賓之之流麗。徐文長之豪邁。各擅勝場。沈酣自得。正

以不懸牌開肆。充風雅牙行。要使光燄熊熊。莫能揜抑。豈與碌碌餘子爭市易之場哉。李文饒有云。好驢馬不逐隊行。立門庭與依傍門庭者。皆逐隊者也。

建立門庭。自建安始。曹子建鋪排整飾。立階級以賺人升堂。用此致諸趨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紙揮毫。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韻。以絕人攀躋。故人不樂從。反爲所掩。子建以是壓倒阿兄。奪其名譽。實則子桓天才駿發。豈子建所能壓倒邪。故嗣是而興者。如郭景純。阮嗣宗。謝客。陶公。乃至左太冲。張景陽。皆不屑染指建安之羹鼎。視子建蔑如矣。降而蕭梁宮體。降而王楊盧駱。降而大曆十才子。降而溫李楊劉。降而江西宗派。降而北地信陽。琅邪歷下。降而竟陵。所翕然從之者。皆一時和哄漢耳。宮體盛時。卽有庾子山之歌行。健筆縱橫。不屑煙花簇湊。唐初比偶。卽有陳子昂。張子壽。挖揚大雅。繼以李杜代興。杯酒論文。雅稱同調。而李不襲杜。杜不謀李。未嘗黨同伐異。畫疆墨守。沿及宋人。始爭疆壘。歐陽永叔。亟反楊億。劉筠之靡麗。而矯枉已迫。還入於枉。遂使一代無詩。

撥拾誇新。殆同觴令。胡元浮艷。又以矯宋爲工。蠻觸之爭。要於興觀羣怨。絲毫未有當也。伯溫季迪。以和緩受之。不與元人競勝。而自問風雅之津。故洪武間。詩教中興。洗四百年三變之陋。是知立才子之目。標一成之法。扇動庸才。且傲而夕肖者。原不足以羈絡騏驥。唯世無伯樂。則駕鹽車上太行者。自鳴駿足耳。

所以門庭一立。舉世稱爲才子。爲名家者有故。如欲作李何王李門下廝養。但買得韻府羣玉。詩學大成。萬姓統宗。廣輿記四書。置案頭。遇題查湊。卽無不足。若欲吮竟陵之唾液。則更不須爾。但就措大家所誦時文之於其以靜澹歸懷。熟活字句。湊泊將去。卽已居然詞客。如源休一收圖籍。卽自謂鄼侯。何得不向白華殿。擁戴朱泚邪。爲朱泚者。遂褻然自以爲天子矣。舉世悠悠。才不敏。學不充。思不精。情不屬者。十姓百家而皆是。有此開方便門。大功德主。誰能舍之而去。又其下更有皎然詩式一派。下游印紙門。神待填朱綠者。亦號爲詩。莊子曰。人莫悲於心死。心死矣。何不可圖度予雄邪。

曹子建之於子桓。有僂凡之隔。而人稱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論大抵如此。王敬美風神蘊藉。高出元美上者數等。而俗所歸依。獨在元美。元美如吳夫差。倚豪氣以爭執牛耳。勢之所凌灼。亦且如之何哉。敬美論詩。大有玄微之旨。其云河下傭者。阿兄卽是。揮毫落紙。非雲非煙。爲五里霧耳。如送蔡子木詩。一去蔡邕誰倒屣。可憐王粲獨登樓。恰好安排一呼卽集。非河下傭而何。

元美末年以蘇子瞻自任。時人亦譽爲長公再來。子瞻詩文雖多滅裂。而以元美擬之。則辱子瞻太甚。子瞻野狐禪也。元美則吹螺搖鈴。演梁皇懺。一應付僧耳。爲報鄰雞莫驚覺。更容殘夢到江南。元美竭盡生平。能作此兩句不。

立門庭者。必餽釘。非餽釘不可以立門庭。蓋心靈人所自有。而不相貸。無從開方便法門。任陋人支借也。人譏西崑體爲獺祭魚。蘇子瞻黃魯直亦獺耳。彼所祭者。肥油江豚。此所祭者。吹沙跳浪之鱸鯨也。除邵書本子。則更無詩。如劉彥昂詩。山圍曉氣蟠龍虎。臺枕東風憶鳳皇。貝廷

据詩我別語兒溪上宅。月當二十四回新。如何萬國尙戎馬。只恐四鄰無故人。用事不用事。總以曲寫心靈。動人興觀羣怨。卻使陋人無從支借。唯其不可支借。故無有推建門庭者。而獨起四百年之衰。

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豈以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爲出處邪。用意別則悲愉之景。原不相貸。出語時偶然湊合耳。必求出處。宋人之陋也。其尤酸迂不通者。既於詩求出處。抑以詩爲出處。考證事理。杜詩我欲相就沽斗酒。恰有三百青銅錢。遂據以爲唐時酒價。崔國輔詩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就杜陵沽處取酒。向崔國輔賣。豈不三十倍獲息錢邪。求出處者。其可笑類如此。

一部杜詩。爲劉會孟陞塞者十之五。爲千家註沈埋者十之七。爲謝疊山虞伯生汗蠟。更無一字矣。開卷龍門奉先寺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盡人解一臥字不得。祇作人臥雲中。故於闕字生許多胡猜亂度。此等下字法。乃子美早年未醇處。從陰鏗何遜來。向後脫卸乃盡。豈黃魯直所知邪。至沙上鳧雛傍母眠。誣爲嘲諛楊貴妃安祿山。則市井惡

少造謠歌。諂鄰人。閹閹惡習。施之君父。罪不容於死矣。

小雅鶴鳴之詩。全用比體。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創調也。要以俯仰物理而咏歎之。用見理隨物顯。唯人所感。皆可類通。初非有所指斥。一人一事。不敢明言。而姑爲隱語也。若他詩有所指斥。則皇父尹氏暴公。不憚直斥其名。歷數其慝。而且自顯其爲家父。爲寺人孟子。無所規避。詩教雖云溫厚。然光昭之志。無畏於天。無恤於人。揭日月而行。豈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態乎。離騷雖多引喻。而直言處亦無所諱。宋人騎兩頭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禍及。多作影子語。巧相彈射。然以此受禍者不少。旣示人以可疑之端。則雖無所諱。諂亦可加以羅織。觀蘇子瞻烏臺詩案。其遠謫窮荒。誠自取之矣。而抑不能昂首舒吭以一鳴。三木加身。則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可恥孰甚焉。近人多效此者。不知輕薄圓頭惡習。君子所不屑久矣。

近體梁陳已有。至杜審言而始叶於度。歌行鮑庾初製。至李太白而後極其致。蓋創作猶魚之初漾於洲渚。繼起者乃泳游自恣。情舒而鱗鬣

始展也。七言絕句。初盛唐既饒有之。稍以鄭重。故損其風神。至劉夢得而後宏放出於天然。於以揚挖性情。馭娑景物。無不宛爾成章。誠小詩之聖證矣。此體一以才情爲主。言簡者最忌局促。局促則必有滯累。苟無滯累。又蕭索無餘。非有紅鑪點雪之襟宇。則方欲馳騁。忽爾蹇躓。意在矜莊。祇成疲沓。以此求之。知率筆口占之難。倍於按律合轍也。夢得而後。唯天分高朗者能步其芳塵。白樂天蘇子瞻皆有合作。近則湯養仍。徐文長。袁中郎。往往能居勝地。無不以夢得爲活譜。才與無才。情與無情。唯此體可以驗之。不能作五言古詩。不足入風雅之室。不能作七言絕句。直是不當作詩。區區近體中覓好對語。一四六幕客而已。

七言絕句。唯王江寧能無疵類。儲光羲崔國輔其次者。至若秦時明月漢時關。句非不鍊。格非不高。但可作律詩起句。施之小詩。未免有頭重之病。若水盡南天不見雲。永和三日盪輕舟。囊無一物獻尊親。玉帳分弓射虜營。皆所謂滯累。以有襯字故也。其免於滯累者。如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此夜曲中

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則又疲茶無生氣。似欲匆匆結煞。

作詩但求好句。已落下乘。況絕句只此數語。拆開作一俊語。豈復成詩。百戰方夷項。三章且易秦。功歸蕭相國。氣盡戚夫人。恰似一漢高帝謎子。擲開成四片。全不相關通。如此作詩。所謂佛出世也。救不得也。

建立門庭。已絕望風雅。然其中有本無才情。以此爲安身立命之本者。如高廷禮。何大復。王元美。鍾伯敬。是也。有才情固自足用。而以立門庭。故自桎梏者。李獻吉是也。其次則譚友夏。亦有牙後慧。使不與鍾爲徒。幾可分文徵仲一席。當於其五七言絕句驗之。

論畫者曰。咫尺有萬里之勢。一勢字宜着眼。若不論勢。則縮萬里於咫尺。直是廣輿記前。一天下圖耳。五言絕句。以此爲落想時第一義。唯盛唐人能得其妙。如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墨氣所射。四表無窮。無字處皆其意也。李獻吉詩。浩浩長江水。黃州若箇邊。岸回山一轉。船到堞樓前。固自不失此風味。

五言絕句。自五言古詩來。七言絕句。自歌行來。此二體本在律詩之前。

律詩從此出。演令充暢耳。有云絕句者。截取律詩一半。或絕前四句。或絕後四句。或絕首尾各二句。或絕中兩聯。審爾斷頭。別足爲刑人而已。不知誰作此說。戕人生理。自五言古詩來者。就一意中圓淨成章。字外含遠神。以使人思。自歌行來者。就一氣中駘宕靈通。句中有餘韻。以感人情。脩短雖殊。而不可雜。尢滯累。則一也。五言絕句。有平鋪兩聯者。亦陰鏗。何遜古詩之支裔。七言絕句。有對偶如故鄉。今夜思千里。霜鬢明朝。又一年。亦流動不羈。終不可作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平實語。足知絕律四句之說。牙行賺客語。皮下有血人。不受他和哄。大雅中理語。造極精微。除是周公道得。漢以下。無人能嗣其響。陳正字張曲江。始倡感遇之作。雖所詣不深。而本地風光。駘宕人性情。以引名教之樂者。風雅源流。於斯不昧矣。朱子和陳張之作。亦曠世而一遇。此後唯陳白沙。爲能以風韻寫天真。使讀之者。如脫鈎而游杜蘅之沚。王伯安厲聲。吟喝箇箇。人心有仲尼。乃游食髡。徒夜敲木板。叫街語。驕橫鹵莽。以鳴其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之說。志荒而氣因之躁。陋矣哉。

門庭之外更有數種惡詩。有似婦人者。有似衲子者。有似鄉塾師者。有似游食客者。婦人衲子非無小慧。塾師游客亦侈高談。但其識量不出鍼線蔬筍數米量鹽抽豐告貸之中。古今上下哀樂了不相關。卽令揣度言之。亦粵人咏雪。但言白冷而已。然此數者亦有所自來。以爲依據。似婦人者。倣國風而失其不淫之度。晉宋以後柔曼移於壯夫。近則王辰玉譚友夏中之似衲子者。其源自東晉來。鍾嶸謂陶令爲隱逸詩人之宗。亦以其量不弘而氣不勝。下此者可知已。自是而賈島固其本色。陳無已刻意冥搜。止墮齏鹽窠臼。近則鍾伯敬通身陷入。陳仲醇縱饒綺語。亦宋初九僧之流亞耳。似塾師游客者。衛風北門實爲作俑。彼所謂政散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者。夫子錄之。以著衛爲狄滅之因耳。陶公飢來驅我去。誤墮其中。杜陵不審。鼓其餘波。嗣後啼飢號寒。望門求索之子。奉爲羔雉。至陳昂宋登春而醜穢極矣。學詩者一染此數家之習。白練受污。終不可復白。尙戒之哉。

艷詩有述歡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所不廢。顧皆流覽而達其定

情非沈迷不反。以身爲妖冶之媒也。嗣是作者如荷葉羅裙一色裁。昨夜風開露井桃。皆艷極而有所止。至如太白烏栖曲諸篇。則又寓意高遠。尤爲雅奏。其述怨情者。在漢人則有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唐人則閨中少婦不知愁。西宮夜靜百花香。婉變中自矜風軌。迨元白起而後。將身化作妖冶女子。備述衾裯中醜態。杜牧之惡其盡人心。敗風俗。欲施以典刑。非已甚也。近則湯義仍屢爲泚筆。而固不失雅步。唯潭友夏渾作青樓淫咬。鬚眉盡喪。潘之恆輩。又無論已。清商曲起自晉宋。蓋里巷淫哇。初非文人所作。猶今之劈破玉銀紐絲耳。操觚者。卽不惜廉隅。亦何至作懊儂歌子夜讀曲。

前所列諸惡詩。極矣。更有猥賤於此者。則詩傭是也。詩傭者。衰腐廣文。應上官之徵索。望門幕客。受主人之僱託也。彼皆不得已而爲之。而宗子相一流。得已不已。閒則繙書以求之。迫則傾腹以出之。攢眉叉手。自苦何爲。其法姓氏官爵邑里山川寒暄慶弔。各以類從。移易故實。就其腔殼。千篇一律。代人悲歡。迎頭便喝。結煞無餘。一起一伏。一虛一實。自

詫全體無瑕。不知透心全死。風雅下游至此。而濁穢無加矣。宋以上未嘗有也。高廷禮作備於先。宗子相承其衣鉢。凡爲傭者。得此以搗墮而行。而天下之言詩者。車載斗量矣。此可爲風雅痛哭者也。

咏物詩齊梁始多有之。其標格高下。猶畫之有匠作。有士氣。徵故實。寫色澤。廣比譬。雖極鏤繪之工。皆匠氣也。又其卑者。餽湊成篇。謎也。非詩也。李嶠稱大手筆。詠物尤其屬意之作。裁翦整齊。而生意索然。亦匠筆耳。至盛唐以後。始有卽物達情之作。自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貼切櫻桃。而句皆有意。所謂正在阿堵中也。黃鶯弄不足。含入未央宮。斷不可移咏梅桃李杏。而超然玄遠。如九轉還丹。仙胎自孕矣。宋人於此茫然。愈工愈拙。非但認桃無綠葉。道杏有青枝。爲可姍笑已也。嗣是作者益趨匠畫。里耳喧傳。非俗不賞。袁凱以白燕得名。而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尙未歸。按字求之。總成窒礙。高季迪梅花。非無雅韻。世所傳誦者。偏在雪滿山中月。明林下之句。徐文長袁中郎皆以此銜巧。要之文心不屬。何巧之有哉。杜陵白小諸篇。蹉跎自尋別路。雖風韻

足。而如黃大癡寫景。蒼莽不羣。作者去彼取此。不猶善乎。禪家有二量。唯現量發光爲依佛性。比量稍有不審。便入非量。况直從非量中施朱而赤。施粉而白。勺水洗之。無鹽之色。敗露無餘。明眼人豈爲所欺邪。

答萬季埜詩問

崑山吳 喬修齡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昨東海諸英俊問出韻詩。唐人多有之。而王麟洲極以爲非。何也。答曰。出韻必是起句。起句可用仄聲字。出韻何傷。蓋起句不在韻數中。故一絕止言二韻。一律止言四韻。如滕王閣詩。本是六韻。而序云四韻俱成。以渚悠不在韻數中故也。

又問和詩必步韻乎。答曰。和詩之體不一。意如答問而不同韻者。謂之和詩。同其韻而不同其字者。謂之和韻。用其韻而次第不同者。謂之用韻。依其次第者。謂之步韻。步韻最困人。如相毆而自繫手足也。蓋心思爲韻所束。於命意布局。最難照顧。今人不及古人。大半以此。嚴滄浪已深斥之。而施愚山侍讀嘗曰。今人祇解作韻。誰會作詩。此言可畏。出韻必當嚴戒。而或謂步韻思路易行。則陷溺其心者然也。此體元白不多。皮陸多矣。至明人而極。又問。初盛中晚之界云何。答曰。三唐與宋元易

辨而盛唐與明人難辨。讀唐人詩集，知其性情，知其學問，知其立志。明人以聲音笑貌學唐人，論其本力，尙未及許渾、薛能，而皆自以爲李杜高岑。故讀其詩集，千人一體，雖紅紫雜陳，絲竹競響，唐人能事渺然。一望黃茅白葦而已。唐明之辨，深求於命意布局寄託，則知有金矢之別。若唯論聲色，則必爲所惑。夫唐無二盛，盛唐亦無多人，而明白弘嘉以來，千人萬人，孰非盛唐，則鼎之眞贗可知矣。晚唐雖不及盛唐，中唐而命意布局寄託固在。宋人多是實話，失三百篇之六義，元詩猶在深入處。明詩唯堪應酬之用，何足言詩。

又曰：下手處如何？答曰：姑言其淺處。如少陵黑鷹、曹唐病馬，其中有人。袁凱白燕詩，膾炙人口，其中無人，誰不可作畫也。非詩也。空同云：此詩最著最下，蓋嫌其唯有丰致，全無氣骨耳。安知詩中無人，則氣骨丰致，同是皮毛耶？又問唐人詩，盡如黑鷹病馬否？答曰：不能。崔鴛鴦、鄭鷓鴣，皆以一詩得名。詩中絕無二人，有志者取法乎上耳。諸君因以拙作相質，答曰：眼見易遠，下足處必近。後人何敢與古人同日語耶？諸君相逼。

不已。答曰。拙草名托物。非咏物也。如蜂詩云。利劍行空猶俠客。細腰成病似詩人。燈花云。脂浮初夜根無托。爍落三更子不成。落花云。來歲東皇別造藥。不曾容汝復青枝。其中有不佞在。無手病。有賢子。不處革運者。不得作此語也。諸君又曰。同朋發矢。方知中的與否。煩君亦作白燕詩見示。偶爾妄言。撞此禍事。袁公必大笑於前。吾兄必大笑于今矣。

問云。今人忽尙宋詩如何。答曰。爲此說者。其人極負重名。而實是清秀。李于鱗。無得於唐。唐詩如父母然。豈有能識父母。更認他人者乎。宋之最著者。蘇黃。全失唐人。一唱三嘆之致。況陸放翁輩乎。但有偶然撞著者。如明道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忠厚和平。不減義山之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矣。唐人大率如此。宋詩鮮也。唐人作詩。自述己意。不必求人知之。亦不在人人說好。宋人皆欲人人知我意。明人必欲人人說好。故不相入。然宋詩亦非一種。如梅聖俞却有古詩意。陳去非得少陵實落處。不知今世學宋詩者。尊尙誰人也。子瞻魯直放翁。一瀉千里。不堪咀嚼。文也。非詩矣。又問詩與文之辨。答曰。二者意豈有異。唯是體

制辭語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爲飯。詩喻之釀。而爲酒。飯不變米形。酒形質盡變。噉飯則飽。可以養生。可以盡年。爲人事之正道。飲酒則醉。憂者以樂。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如凱風小弁之意。斷不可以文章之道。平直出之。詩其可已於世乎。又問云。人謂作詩須合於三百篇。其說如何。答曰。未卯而求時夜。耳食者之言也。尙未識唐人命意遣辭之體。而輕言三百篇可乎。且三百篇風與雅頌異。變與正異。宋註與漢註異。僕實寡學。不敢妄說。如少陵玄元廟詩。誰人做得。尙只是變雅耳。卑之無甚高論。嚴絕宋元明。而取法乎唐。亦足自立矣。如楊妃事。唐人云。薛王沉醉壽王醒。宋人云。奉獻君王一玉環。豈直金矢之界而已哉。使其作凱風小弁。必大詬父母矣。余所見三百篇僅此。餘實不能測也。茗溪漁隱曰。彼時薛王之死已久。史學善矣。不必如是。責酒以飽也。宋人長於文。而詩不及唐。三體不能辨。又問宋明之界云。何。答曰。宋人不可輕也。宋詩如三家村叟。布袍草履。是一箇人。明詩土偶蒙金。昨日已言之矣。唐人死話亦活。實話亦虛。明人反是。如小犬隔花空吠。

影夜深宮禁有誰來。六宮處處如秋水。不獨長門玉漏長。未見有幾篇也。又問丈丈何故舍盛唐而爲晚唐。答曰。二十歲以前。鼻息拂雲。何屑作中晚耶。二十歲以後。稍知唐明之真僞。見盛唐體。被明人弄壞。二李已不堪。學二李以爲盛唐者。更自畏人。深愧前非。故捨之耳。世人誰敢誇大步。士庶不敢作卿大夫事。卿大夫不敢作公侯事。自分稷高自許。愛君憂國之心。未是少陵。無其心而強爲其說。縱得遣辭逼肖。亦是優孟冠裳。與土偶蒙金者何異。無過奴才而已。寒士衣食不充。居室同於露處。可謂至貧且賤矣。而此身不屬於人。刁家奴侯服玉食。交遊卿相。然無奈其爲人奴也。二李刁家奴。學二李者。又重僮矣。又問學晚唐者。寧無此過。答曰。人於詩文。寧無乳母。脫得攜抱。便成一人。二李與其徒。一生在乳母懷抱間。脚不立地。故足賤也。誰人少時無乳母耶。

又問唐詩亦有直遂者。何以獨咎宋人。答曰。世間龍蛇混雜。誠是淆訛公案也。七律自沈宋以至溫李。皆在起承轉合規矩之中。唯少陵一氣直下。如古風然。乃是別調。白傅得其直遂。而失其氣。昭諫益甚。宋自永

叔而後。竟以爲詩道當然。謬引少陵以爲據。而不知少陵婉折者甚多。不可屈古人以遂非也。且唐人直遂者亦不止少陵。皆少分如是。非詩道優柔敦厚之本旨也。三百篇亦有相鼠等。豈可使作小弁凱風者。如此直遂出語耶。雖宋人詩薄。明人詩厚。直遂則同。禪家宗旨既亡。必不能復。詩教優柔敦厚之旨亦然。唯一嘆耳。

又問少陵七律異於諸家處。幸示之。答曰。如劍外忽傳收薊北等詩。全非起承轉合之體。論者往往失之。於吹笛關山篇。則曰次聯應前首風字月字。三聯嘆美。有何關涉。不知此前六句皆興。末二句方是賦。意只在故園愁三字耳。論者謂蓬萊宮闕篇。首句刺土木。次句刺禱祠。次聯應首句。三聯應次句。有何關涉。不知此詩全篇皆賦。前六句追述昔日之繁華。末二句悲嘆今日之流落耳。更有異體如童穉情親篇。只須前半首。詩意已完。後四句以興足之。去後四句。於義不缺。然不可以其無意而竟去之者。如畫之有空紙。不可以其無樹石人物而竟去之也。義山人生何處不離羣篇。前有後無。全似此篇。故題曰杜工部蜀中離席。

乃擬此篇而作也。義山初時亦學少陵。如有感五言二長韻可見矣。到後來力能自立。乃別走楚辭一路。如重感七律。亦爲甘露之變而作。而體格迥殊也。介甫謂義山深有得於少陵。而止讚雪嶺未歸一聯。是見其鍊句而未見其鍊局也。又唐人七言絕句。大抵由於起承轉合之法。唯李杜不然。亦如古風浩然長往。不可捉摸。此體最難。宋明人學之。則如急流小棹。一瞬而過。無意味也。又問嚴滄浪之說詩。端貴妙悟。如何。答曰。作詩者於唐人無所悟入。終落宋明死句。貴悟之言是也。但不言六義從何處下手而得悟入。彼實無見於唐人。作玄妙恍惚語耳。且道理之深微難明者。以事之粗淺易見者。譬而顯之。禪深微。詩粗淺。嚴氏以深微者譬粗淺。既已顛倒。而所引臨濟曹洞等語。全無本據。亦何爲哉。又告之曰。唐人精於詩。而詩話則少。宋人詩離於唐。而詩話乃多。今人拘於宋人之說詩。而不問其與唐人違合。莫不稱王稱伯。狐魅後學。使尊奉已說。學之者亦尊奉一先生之言。如聖經王律。愚何人而敢爲此。諸君皆智慧絕人。當自取法乎上。唐人數百家。各有能事。非鄙朽一

人所能盡測也。已前所說，不過我心所見者云爾。非唐人止於此也。諸君當屏絕宋以後議論，細讀唐人之詩，自必深有所得。不獨王李鍾譚以己意判唐人者不足道，卽鄙朽以唐人論唐人者，亦不足道。且人之學問，莫非以楔出楔。前去者是楔，後入者獨非楔乎？唐人多有不合於漢魏者，何況三百篇。功德天黑暗，女寸步不離，堅守唐人之詩，猶是金屑在眼。後人之說，亦何爲哉。至於羔雁應酬之用，則明人自有桀筴，可稱當行作家，刺繡文不如倚市門也。

諸君又問曰：三百篇之意渺矣，請更詳言之。答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發乎情，止乎禮義，所謂性情也。興賦比，風雅頌，其體格也。優柔敦厚，其立言之法也。於六義中，姑置風雅頌而言興賦比。此三義者，今之邨歌俚曲，無不暗合。矯語稱詩者，自失之耳。如月子灣灣照九州，興也。逢橋須下馬，有路莫登舟，賦也。南山頂上一盆油，比也。行之而不著者也，明人多賦，興比則少，故論唐詩亦不中窺。如薛能云：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見唐室之不可扶，而悔入仕途，興也。升

菴誤以爲賦。謂其譏薄武侯。義山云。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
盃言雲表。露未能治病。何況神仙。託漢事以刺憲武。比也。于鱗以爲宮
怨。評曰。望幸之思。悵然。呂望何等人物。胡曾詩云。當時未入非熊夢。幾
向斜陽嘆白頭。非詠古人。乃自況耳。讀唐詩。須識活句。莫墮死句也。又
問命意如何。答曰。詩不同於文章。皆有一定之意。顯然可見。蓋意從境
生。熟讀新舊唐書通鑑稗史。知其時事。知其處境。乃知其意所從生。如
少陵麗人行。不知五楊所爲。則丞相噴之意沒矣。落日留王母之刺。太
真女道士亦然。馬嵬事。鄭畋云。終是聖明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與
少陵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正同。此命意之可法者也。又問布局如
何。答曰。古詩如古文。其布局千變萬化。七律頗似八比。首聯如起。講起
頭。次聯如中比。三聯如後比。末聯如束題。但八比前中後一定。詩可以
錯綜出之。爲不同耳。七絕偏師也。或鬪山上。或鬪地下。非必堂堂之陣。
正正之旗者也。五律氣脉。須從五古中來。初盛皆然。中唐鮮矣。明人多
以七律餘材成之。是以悉不足觀。五絕最易成篇。却難得好。五古須通

篇無偶句。漢魏則然。晉宋漸有偶句。履霜堅冰。至唐人遂成律。明之選唐詩者。中原還逐鹿。秋氣集南礪。皆置古詩中。盲矣。問曰。丈丈於唐詩。皆如義山無題之見作者意乎。答曰。是何言歟。安可淺視唐人也。茅塞之心。有見者。有不見者。有疑者。其見者如韓偓落花云。眼尋片片隨流去。言昭宗之出幸也。恨滿枝枝被雨侵。言諸王之被殺也。縱得苔遮猶慰意。望李克用王師範之勤王也。若教泥汙更傷心。恨韓建之爲賊臣。弱帝室也。臨堦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綠陰。悲朱溫之將篡弑也。明人云。不讀大歷以後一字。其所自作。未有命意如晚唐。此詩之深遠者也。可易言初盛哉。疑者不可枚舉。止就致堯言之。如動天金鼓逼神州。一律觀其起句。及杜郵鳳池。酷似李茂貞兵犯京師。天子賜宰相杜讓能死。代其姬人之作。而題又絕不相近。白傳輓元微之云。銘旌官重威儀盛。騎吹聲繁鹵簿長。後魏帝孫唐宰相。六年七月葬咸陽。此詩有似具文見意。具文見意。乃杜元凱左傳序之言。謂但紀其事。不著議論。而意自見。周伯弼以王建五色雲中駕六龍後二首。却哀惜當之。此所不

同者。極其褒美。無哀惜之義。卽似譏刺。然與平生交情不合故也。又問小犬隔花空吠影。意何所指。答曰。太祖破陳友諒。貯其姬妾於別室。李善長子弟有窺覘者。故詩云然。李高之得禍。皆以此也。

又問。施愚山所謂今人祇解作韻者若何。答曰。每得一題。守住五字。於韻府群玉五車韻瑞上。覓得現成韻脚子。以句轉韻。以意轉句。扭捻一上。自心自身。俱不照管。非做韻而何。陷溺之甚者。遂至本是倡作。亦覓古人詩之韻而步之。烏得不爲愚山所鄙哉。古詩不對偶。不論黏。不拘長短。韻法又寬。唐律悉反之。已是束縛事。若又步韻。陶謝李杜。無以措手。

又問。金聖歎謂唐詩必在第五句轉。信乎。答曰。不盡然也。如曹鄴荻花蘆葉滿汀洲。一簇笙歌在水樓。金管曲長人盡醉。玉簪恩重獨生愁。於第二聯流水對中轉去。杜少陵律詩如古詩。難論轉處。而童穉情親篇。竟無後半首。何以曰第五句轉乎。起承轉合。唐詩之大凡耳。不可固也。又問曰。丈丈極輕二李。與牧齋之論同乎。答曰。渠論于鱗者盡之矣。空

同猶有屈處。于鱗才本薄弱。而又學問淺。見識卑。空同唯是心粗氣浮。橫戴少陵於額上。輕蔑一世。是可厭賤。若其匠心而出。如臥病一春。違報主。啼鶯千里。伴還鄉。上句叙坐獄。得昌黎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造語之法。下句言人情涼薄。從楚辭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而來。豈餘人所及。以此詩情事。用不著少陵。只得匠心而出。所以優柔敦厚。深入唐人之室。若平生盡然。豈可涯量也。謝茂秦於明人中最不落節。而全集中無此深入處。觀其所以教王李諸公學唐人者。不過聲色邊事。見處可知。仲默才最秀。亦以見處不深。用於摹擬。入目燦然。吟咏卽如嚼蠟。鳳洲日出萬言。不暇用心。何以能佳。中郎欲翻王李。而力有不逮。至於鍾譚。直是兒童之見。何足言詩。又曰。請將風雅頌。再詳細言之。答曰。離騷出於變風。變雅。唐人大抵宗之。不可具述。如明堂聖天子。月朔朝諸侯。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淚。白首一窮鱗。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盛唐人早朝諸篇。不可謂非二雅之遺音也。少陵立元廟詩。極似頌體。而頌乃稱道老君功德於宗廟中。此詩多

諷刺體似頌而意非也。今世用於宗廟中者，皆是元曲宮調，難以詩言。此義置之可也。又問尚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則詩乃樂之根本也。樂既變而爲元曲，則詩全不關樂事，不關樂事，何以爲詩？答曰：古今之變難言。夫子云：雅頌各得其所，則三百篇莫不入於歌喉。漢人窮經，聲歌意義分爲二途。太常主聲歌，經學之士主意義，卽失夫子雅頌正樂之意。而唐人陽關三疊，猶未離於詩也。迨後變爲小詞，又變爲元曲，則聲歌與詩絕不相關矣。尚可以尚書之意求之乎？詩在今日，但可爲文人遣興寫懷之作而已。漢人五言古詩，平淡高遠，而樂府則濃譎吞吐，意者樂府入歌喉，而古詩已是遣興寫懷之作也。古今事變不能窮究矣。問：焦仲卿妻在樂府中，又與餘篇不同，何也？答曰：意者此篇如董解元西廂，今之數落山坡羊，乃一人彈唱之詞，無可考矣。問：詩唯情景，其用處何如？答曰：十九首言情者十之八，叙景者十之二。建安之詩，叙景已多，日甚一日。至晚唐有清空如話之說，而少陵如暫往北鄉去等，却又全不敘景。在今卑之無甚高論，但能融景入情，如少陵之近淚無

乾土低空有斷雲。寄情於景。如嚴維之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哀樂之意宛然。斯盡善矣。明人於此。大不畱心。所以無味。問三唐變而愈弱。其病安在。答曰。須在此處識得唐人好處。方脫二李陋習。左傳一人之筆。而前則典重。後則流麗。所託者然也。豈必前高於後乎。三唐人各自作詩。各自用心。寧使體格稍落。而不肯爲前人奴隸。是其好處。豈可不知。而唯舉其病。楊劉學義山而不能流動。竟成死句。歐蘇學少陵。只成一家之體。尙能自立。至於空同。唯以高聲大氣爲少陵。于鱗唯以皮毛鮮潤爲盛唐。其義本欲振起中晚。而不知全無自己。以病爲藥也。然在今日。遂爲不祧之祖。何也。事之關係功名富貴者。人肯用心。唐世功名富貴在詩。故唐世人用心而有變。一不自做。蹈襲前人。便爲士林中滯貨也。明代功名富貴在時文。全段精神。俱在時文用盡。詩其暮氣爲之耳。此間有二種人。一則得意者不免應酬。誤以二李之作爲唐詩。便於應酬之用。一則失意者不免代筆。亦唯二李最便故耳。

問六朝詩多有本非詩人。偶然出句。卽絕佳者。唐人不然何也。答曰。六

朝體寬無黏韻得叶用黏綴但情真意切得句卽佳故城上草一篇止
十三字而意味無窮唐詩法嚴非老於此工能之至者不佳也此實唐
詩難於古詩處耳食者是古非唐耳問古詩如何答曰以文譬之脫盡
時文方可入古文門庭鄙人未嘗於此有苦心焉敢妄對

答萬季埜詩問終

鈍吟雜錄

馮定遠原本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樂府至有明而叢雜。出奴入主。三百年來。迄無定論。鈍吟雜錄中樂府諸論。折衷羣言。歸于一是。果有別裁僞體者。將不河漢斯言也。錄其醇無疵者六則。與錢木菴唐音審體互參。時俗謬誤。其知所返乎。雪樵識。

古今樂府論

古詩皆樂也。文士爲之辭曰詩。樂工協之于鍾呂爲樂。自後世文士或不閑樂律。言志之文。乃有不可施於樂者。故詩與樂畫境。文士所造樂府。如陳思王陸士衡。於時謂之乖調。劉彥和以爲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則是文人樂府。亦有不諧鍾呂。直自爲詩者矣。樂府題目。有可以賦詠者。文士爲之詞。如饒歌諸篇是矣。樂府之詞。有詞體可愛。文士擬之。如東飛伯勞相逢行。青青河畔草之類。皆樂府之別支也。七言創於漢。

代。魏文帝有燕歌行。古詩有東飛伯勞。至梁末而七言盛于時。詩賦多有七言。或有雜五七言者。唐人歌行之祖也。聲成文謂之歌。曰行者。字不可解。見于宋書樂志。所載魏晉樂府。蓋始于漢人也。至唐有七言長歌。不用樂題。直自作七言。亦謂之歌行。故文苑英華歌行與樂府又分兩類。今人歌行題曰古風。不知始於何時。唐人殊不然。故宋人有七言無古詩之論。予按齊梁已前。七言古詩。有東飛伯勞。盧家少婦二篇。不知其人代。故題曰古詩也。或以爲梁武。蓋誤也。如唐初盧駱諸篇。有聲病者。自是齊梁體。若李杜歌行。不用聲病者。自是古調。如沈佺期。盧家少婦。今人以爲律詩。唐樂府亦用律詩。唐人李義山有轉韻律詩。白樂天杜牧之集中所載律詩。多與今人不同。瀛奎律髓有仄韻律詩。嚴滄浪云。有古律詩。則古律之分。今人亦不能全別矣。才調集卷前題云。古律雜歌詩一百首。古者五言古也。律者五七言律也。雜者雜體也。歌者歌行也。此是五代時書。故所題如此。最得之。今亦鮮知者矣。大略歌行出於樂府。曰行者。猶仍樂府之名也。杜子美作新題樂府。此是樂府之

變蓋漢人歌謠。後樂工采以入樂府。其詞多歌當時事。如上畱田霍家奴羅敷行之類是也。子美白咏唐時事。以俟采詩者。異於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後。此體紛紛而作。總而言之。製詩以協於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爲詩。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詠古題。六也。并杜陵之新題樂府。七也。古樂府無出此七者矣。唐末有長短句。宋有詞。金有北曲。元有南曲。今則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吳歌。皆樂府之餘也。樂府本易知。如李西涯鍾伯敬輩都不解。請具言之。李太白之歌行。祖述騷雅。下迄梁陳。七言無所不包。奇中又奇。而字字有本。諷刺沈切。自古未有也。後之擬古樂府。如是焉可已。近代李于鱗取晉宋齊隋樂志所載。章截而句摘之。生吞活剝。曰擬樂府。至於宗子相之樂府。全不可通。今松江陳子龍輩效之。使人讀之笑來。王司寇卮言論歌行云。有奇句奪人魄者。直以爲歌行。而不言此卽是擬古樂府。夫樂府本詞多平典。晉魏宋齊樂府取奏。多聲牙不可通。蓋樂人采詩合樂。不合工商者。增損其文。或有聲無文。聲詞混填。至有不可通者。皆樂工

所爲非本詩如此也。漢代歌謠承離騷之後，故多奇語。魏武文體悲涼慷慨，與詩人不同。然史志所稱自有平美者，其體亦不一。如班婕妤團扇樂府也，青青河畔草樂府也。文選注引古詩多云枚乘樂府則十九首亦樂府也。伯敬承于鱗之後，遂謂奇詭聱牙者爲樂府，平美者爲詩。其評詩至云某篇某句似樂府，樂府某篇某句似詩，謬之極矣。樂府之名本於漢，至三百篇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樂之大者，正以郊祀爲本。伯敬乃曰樂府之有郊祀猶詩之有應制，何耶？又李西涯作詩三卷，次第詠古，自謂樂府。此文既不諧於金石，則非樂也。又不取古題，則不應附於樂府也。又不詠時事，如漢人歌謠及杜陵新題樂府，直是有韻史論，自可題曰史讚，或曰詠史詩，則可矣。不應曰樂府也。詩之爲文，一出入有切言者，有微言者，輕重無準，唯在達其志耳。故孟子曰：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西涯之詞引繩切墨，議論太重，文無比興，非詩之體也。乃其叙語譏太白用古體謬矣。西涯筆端高，其集中詩多可觀，惜哉無是可也。古書叙樂府，唯宋書最詳整，其次則隋書。

及南齊書晉書樂志皆不如也。郭茂倩樂府詩集爲詩而作。刪諸家樂志。作序甚明。而無遺誤。作歌行樂府者。不可不讀。左克明樂府。只取堪作詩料者。可便童蒙學詩者讀之。楊鐵老作樂府。其源出於二李杜陵。有古題者。有新題者。其文字自是鐵體。頗傷於怪。然篤而論之。自是近代高手。太白之後。亦是一家。在作者擇之。今太常樂府。其文用詩。黃心甫作扶輪集序云。今不用詩。非也。余尙及聞前輩有歌絕句者。三十年來亦絕矣。宋人長短句。今亦不能歌。然嘉靖中善胡琴者。猶能彈宋詞。至於今則元人北詞。亦不知矣。而詞亦漸失本調矣。樂其亡乎。詩之不合於古人。余能正之也。樂之亡。如之何哉。

論樂府與錢頤仲

詩言志。歌永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然後協之。金石絲管。詩莫非樂也。樂府之名。始於漢惠。至武帝立樂府之官。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採詩夜誦。有趙代齊魏之歌。又使司馬長卿等造十九章之歌。此樂府之始也。迨魏有三調歌詩。多取漢代歌謠。協之鍾律。其辭多經樂工增損。故

有本辭與所奏不同。宋書樂志所載是也。陳王陸機所製。時稱乖調。劉彥和以爲無詔。伶人事謝絲管。則疑當時樂府。有不能歌者。然不能明也。漢時有蘇李五言。枚乘諸作。然吳兢樂錄有古詩。而李善注文選。多引枚乘樂府。詩文皆在古詩中。疑五言諸作。皆可歌也。大畧歌詩分界。疑在漢魏之間。伶倫所奏。謂之樂府。文人所製。不妨有不合樂之詩。樂之所用。在郊廟宴享諸大體。或有民間私造。用之宴飲者。唐之五七言律長短句。以及今之南北詞。皆樂也。其體亦何常之有。樂府中又有灼然不可歌者。如後人賦橫吹諸題。及用古題而自出新意。或直賦題事。及杜甫元白新樂府是也。歌行之名。本之樂章。其文句長短不同。或有擬古樂府爲之。今所見如鮑明遠集中有之。至唐天寶以後。而大盛。如李太白其尤也。太白多效三祖及鮑明遠。其語尤近古耳。酷擬之風。起於近代。李于鱗取魏晉樂府古異難通者。句摘而字效之。學者始以艱澁迢壯者爲樂府。而以平典者爲詩。吠聲譁然。殆不可止。但取樂府詩集中所載讀之。了然可見。蓋晉魏樂章。既由伶人協律。聲有短長損益。

以文就之。往往合二爲一。首尾都不貫。文亦有不盡可通者。如饒歌聲詞混填。豈可更擬耶。樂工務配其聲。文士宜正其文。今日作文。止效三祖。已爲古而難行矣。若更爲其不可解者。既不入樂。何取於伶人語耶。亦古人所不爲也。漢詩之無疑者。唯文選班姬一章。亦樂府也。興深文典。與蘇李諸作何異。總之。今日作樂府賦古題。一也。自出新題。二也。捨此而曰某篇似樂府語。某篇似詩語。皆于鱗仲默之敝法也。選詩者至汲汲取其難通以爲古妙。此又伯敬友夏之謬也。所知止此而已。

論歌行與葉祖德

晉宋時所奏樂府。多是漢時歌謠。其名有放歌行。艷歌行之屬。又有單題某歌某行。則歌行者。樂府之名也。魏文帝作燕歌行。以七字斷句。七言歌行之濫觴也。沿至於梁元帝。有燕歌行集。其書不傳。今可見者。猶有三數篇。於時南北詩集。盧思道有從軍行。江總持有雜曲文。皆純七言。似唐人歌行之體矣。徐庾諸賦。其體亦大略相近。詩賦七言。自此盛也。迨及唐初。盧駱王楊大篇詩賦。其文視陳隋有加矣。迨於天寶。其體

漸變。然王摩詰諸作。或通篇麗偶。猶古體也。李太白崛起。奄古人而有之。根於離騷。雜以魏三祖樂府。近法鮑明遠。梁陳流麗。亦時時間出。謠辭雲構。奇文鬱起。後世作者。無以加矣。歌行變格。自此定也。子美獨構新格。自製題目。元白輩祖述之。後人遂爲新例。陳隋初唐諸家。漸漸滅矣。今之歌行。凡有四例。詠古題一也。自造新題二也。賦一物詠一事三也。用古題而別出新意四也。太白子美二家之外。後人蔑以加矣。

正俗

古人之詩。皆樂也。文人或不閑音律。所作篇什。不協於絲管。故但謂之詩。詩與樂府從此分區。又樂府須伶人知音增損。然後合調。陳王士衡多有佳篇。劉彥和以爲無詔伶人事。謝絲管。則於時樂府。己有不歌者矣。後代擬樂府。以代古詞。亦同此例也。文人賦樂府古題。或不與本詞相應。吳兢譏之。此不足以爲嫌。唐人歌行皆如此。蓋詩人寓興。文無定例。率隨所感。吳兢史才長於考證。昧於文。外比興之旨。其言若此。有似鼓瑟者之記其柱也。必如所云。則樂府之文。所謂牀上安牀。屋上架屋。

古人已具。何煩贅賸耶。又樂府採詩以配聲律。出於伶人增損併合。剪裁改竄亦多。自不應題目。豈可以爲例也。杜子美創爲新題樂府。至元白而盛。指論時事。頌美刺惡。合於詩人之旨。忠志遠謀。方爲百代鑒戒。誠傑作絕思也。李長吉歌詩。雲韶工人皆取以協金石。杜陵詩史。不知當時何不採取。文苑英華又分歌行與樂府爲二。歌行之名。不知始於何時。晉魏所奏樂府。如艷歌行。長歌行。短歌行之類。大略是漢時歌謠。謂之曰行。本不知何解。宋人云。體如行書。真可掩口也。旣謂之歌行。則自然出於樂府。但指事詠物之文。或無古題。英華分別。亦有旨也。

伶工所奏樂也。詩人所造詩也。詩乃樂之詞耳。本無定體。唐人律詩。亦是樂府也。今人不解。往往求詩與樂府之別。鍾伯敬至云。某詩似樂府。某樂府似詩。不知何以判之。祇如西漢人爲五言者。二家。班婕妤怨詩。亦樂府也。吾亦不知李陵之詞。可歌與否。如文選注引古詩。多云枚乘樂府詩。知十九首。亦是樂府也。漢世歌謠。當騷人之後。文多適古。魏祖慷慨悲涼。自是此公文體如斯。非樂府應爾。文明二祖。仰而不追。大畧

古直樂工採歌謠以配聲。文多不可通。饒歌聲詞混填。不可復解是也。李于鱗之流。便謂樂府當如此作。今之詞人。多造詭異不可通之語。題爲樂府。集中無此輩語。則以爲闕。樂志所載五言四言。自有雅則可誦者。豈未之讀耶。

陸士衡擬古詩。江淹擬古三十首。如搏猛虎。捉生龍。急與之較力。不暇。氣格悉敵。今人擬詩。如牀上安牀。但覺怯處。種種不逮耳。然前人擬詩。往往只取其大意。亦不盡如江陸也。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序

余嘗以西江詩派論課士於豫章。率昧於題旨。鮮當人意者。張吏部扶長以致政家居。耄年好學。爰徧覽羣籍。摭拾遺事。錄其有關於呂居仁宗派圖者。人各立一小傳。且推原作圖之意。編次成帙。名曰西江詩社宗派圖錄。俾後學得以觀覽。甚盛舉也。然詩有統有派。余友劉子山蔚曰。統猶水行於地。匯於歸墟。而總爲天一所生。非支流別港之所得。偏據以爲名。至於四瀆百川之既分。分而溢。溢而溯其所由出。然後稱派以別之。派者。蓋一流之餘也。居仁之名山谷。殆以一流小之。非尊之也。而自附於一流。抑又自小之甚矣。學者誠卽扶長此錄。以洞然于西江詩派所自出。知其學之有本。非同於汙瀆。更引申於山蔚之論。而有得於風雅之大源。則幾矣。扶長以爲何如。康熙辛未季秋商丘宋犖題。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

南州張泰來扶長述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呂居仁作江西詩社宗派圖。自黃山谷而下。列陳後山等凡二十五

人。陳師道 潘大臨 謝逸 洪朋 洪芻 饒節 祖可 徐

俯 林敏脩 洪炎 汪革 李錞 韓駒 李彭 晁冲之 江

端本 揚符 延博案揚原作楊今據宋刻劉後村集校正 謝邁 夏倪 林敏功 潘大觀

王直方 善權 高荷 呂本中 此浚儀王伯厚小學紺珠定本

也。胡氏茗溪漁隱與山堂肆攷。有何顛而無高荷。且列洪朋於徐俯

之後。豫章志有高荷何顛而無何顛。呂本中復不在二十五人之中。

恐傳鈔有誤。今並記之。

說者謂居仁作圖。既推山谷為宗派之祖。二十五人皆嗣公法者。今

圖中所載。或師老杜。或師儲章。或師二蘇。師承非一家也。詩派獨宗

江西。惟江西得而有之。何以或產於揚。或產於兗。或產於豫。或產于

荆梁似風土又不得而限之矣。或謂三百五篇而後作詩者。原有江西一派。自淵明已然。至山谷而衣鉢始傳。似宗派盡于二十五人也。及攷紹興初。晁仲石嘗與范顧言曾裘父同學詩于居仁。後湖居士蘇養直歌詩清腴。蓋江西之派別。坡公謂秦少章句法本黃子。夏均父亦稱張彥實詩出江西諸人。范元實曾從山谷學詩。山谷又有贈晁無咎詩。執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彼數子者。宗派既同。而不得與于後山之列。何也。呂公嘗譏紫薇詩話。見諸篇什者僅八九人而止。餘悉無聞焉。抑又何也。聞公尙有師友淵源一書。惜未之見耳。大抵宗派一說。其來已久。實不昉自呂公也。嚴滄浪論詩體。始于風雅。建安而後。體固不一。逮宋有元祐體江西體。註云元祐體卽江西派。乃黃山谷蘇東坡陳後山劉後村戴石屏之詩。是諸家已開風氣之先矣。居仁因而結社。一時壇墀所及。遂有二十五人。爰作圖以記之。詎必溯其人之師承。計其地之遠近歟。觀呂公自序。有云同作並和。雖體製或異。要皆所傳者一。其厓略殆可覩矣。坡老云。吾于詩人無所

甚好。獨淵明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能及。淵明既往，諸家皆南北宗爾。摩圍老人，卽欲避此一席，何可得哉。竹坡周少隱曰：呂舍人作宗派圖，自此雲門臨濟始分矣。東坡寄子由詩，贈君一籠牢收取，盛取東軒長老來。則是東坡子由爲師兄弟也。今謂其說始于呂公，不幾爲論世尙友者所竊笑乎。矧江西宗派不止于詩，卽古文亦有之，不獨歐陽曾王也。時文亦有之，不獨陳羅章艾也。推之道德節義，莫不皆然。余以老耄失學，藏書散軼，抱甕之暇，無以自娛，適大中丞宋牧仲先生采風，以此命題。友人有過蓬戶而下問者，聊書此意以答之。猶恐世遠言湮，卽舉二十五人之姓氏，索其詳而不可得，迺紀厥爵里，徧覽羣籍，摭拾遺事，錄其有關於宗派圖者，人各立一小傳，編次成帙，名曰江西詩社宗派圖錄。俾後之學詩者，得以覽焉。

陳師道

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徐之彭城人。自號後山居士。元祐三年，蘇軾傳

堯俞孫覺薦爲徐州教授。又梁燾薦爲太學博士。歷秘書省正字。學識
夙絕。有經世才。一時問業者甚衆。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後山心非其
說。遂絕意進取。至是始以薦得官。家極貧。苦吟。每偕及門登臨得句。卽
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惡聞人聲。謂之吟榻。家人知之。卽嬰兒稚子。亦
抱寄隣家。自咏絕句。此生精力盡於詩。殆無忝矣。山谷曰。履常天下士
也。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絡脈。作詩得老杜句法。今之詩人。不能
當也。爲文深知古人之關鍵。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時輩未見
其比。初寓京師。傅欽之欲識其面。以問少游。少游曰。是人非持刺字伺
候公卿之門者。不可致也。章惇在樞府。將薦之於朝。以書招之。後山答
云。公卿不下士。尙矣。乃獨見于今。夫相見所以成禮。師道于公有貴賤
之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不可見也。終不往。東坡出知杭州。道由
南京。後山爲教授時。欲往迎之。告徐守孫莘老。孫不之許。乃託疾私行。
至南京。與坡公同舟直下。抵宿而後返。爲劉安世所彈。余觀後山越境
而見東坡。當軸而不見子厚。曾何得喪足繫其胸次哉。癯翁詩評。冲寂

自妍不求識賞。真詩如其人矣。林擇之問朱文公曰。後山詩恁底深。他資質儘高。不知如何肯去學山谷。公答云。後山雅健勝似山谷。然氣力不及山谷較大。此其所以推服弗置也。坡公最重後山書。曾有一帖。已遺荊州李翹叟。翹叟繼亡其本。借來膽出。適爲役夫盜去。鬻于僧寺。追取得之。復歸翹叟。翹叟猶恐此卷再爲盜所得也。扁鐻藏之。坡公聞之。不禁拊掌惜乎。扈從南郊。不屑服趙挺之衣。竟以寒疾死。悲夫。二子豐登。豐亦能詩。建炎中以父故得官。過江爲會稽判。郡長李鄴降敵。豐亦并驅以北。一云登後遂無在江左者。無己著述繁多。今世所傳。率多僞雜。惟門人魏衍昌世編後山集二十卷最善。詩話談叢。放翁疑爲後人贗作。洪容齋亦云。談叢載國朝事。失于不攷。究多爽其實。非公筆也。長短句二卷。胡元任云。後山自謂他文未能及人。獨于詞不減秦七黃九。其自矜如此。

潘大臨 潘大觀

大臨字邠老。黃岡人。才性明敏。凡經史百家之書。無不融貫。善屬文。而

尤匠心于詩。元豐中寓齊安。得句法于坡公。次弟大觀字仲達。俱以詞翰名家。山谷誦其五言句。覺翰墨之氣如虹。猶足貫日。邠老年雖少。而風度恬適。殊有塵外之韻。山谷屢囑諸甥從之遊。相與琢磨。去盡少年之色。須用薰悟之鉏。痛以治之。蚤負盛名。屢不得志于有司。山谷極口慰藉。更勉之曰。子瞻論作文法。須熟讀檀弓。大是妙論。書法甚工。然少波峭。政以觀古人書少耳。可取古法帖。日陳左右。事業之餘。輒臨寫數紙。頗勝弈棋廢日。後徐師川贈詩。謂字直千金。師智永。則進乎技矣。其工妙可知也。放翁題跋曰。邠老詩妙絕世。恨不見其字。今見此帖。無復遺恨。其詩如和中興碑。送山谷貶宜州東坡輓辭之類。竟與重陽一句詩並傳。寄贈饒德操有文如二稚徒懷璧之詠。後德操爲僧。果名如璧。呂舍人以爲詩識。至今臨汝人尙能言之。

謝逸 謝邁

逸字無逸。臨川人。布衣而名重搢紳。于書無所不讀。于文無所不能。有韻之言。尤超軼絕塵。秉性峻潔。生平不喜對書生。山巔水濺多從衲子。

遊朱世英守撫日以德行薦于朝意不欲行不得已詣之信宿而返從弟邁字幼槃食貧嗜古樂志不仕自號竹友以詩文媲美其兄時稱二謝居仁云謝康樂詩規模宏大爲一世冠玄暉詩清新獨出又自有過人者無逸似康樂幼槃似玄暉真足追配古人山谷讀其與老仲元詩大驚曰使在館閣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一日惠洪過溪堂見無逸所居一室生涯如龐蘊少君方炊稚子宗野汲水無逸誦書掃除見師放帚大笑曰聊復爾耳相與飯菽作偈而還朱世英聞而和之東鄰有甯生者年二十餘以鏤刻佛像爲業俄遊京師因其役得將仕郎歸家日華裾細馬閭里聚觀門弟子不擇者累月豈非傷無逸負出世之才年未五十一命不沾而殞曾甯工之不若乎噫唏不識天下之爲甯工者比比也崇觀閒欲求如二謝之高風勁節當世有幾人哉溪堂竹友二集係門人所編長短句尤天然工妙今詩餘所載僅劍首一峽耳

洪朋 洪芻 洪炎

朋字龜父豫章人山谷之甥也舉郡試第一家世業儒至龜父而聲聞

益著。山谷極贊其詩句甚壯。不負相期之意。又云。龜父筆力可扛鼎。不無文字垂世。力學有暇。更精讀千卷書。乃可畢茲能事。寫韻亭詩泓曄蕭瑟。不可言喻。居仁謂作詩至此。幾乎傾倒無餘。山谷嘗問甥最愛老舅詩中何語。龜父舉蜂房各自開戶牖。蟻穴或夢封王侯。黃流不解浣明月。碧樹爲我生涼秋。以爲深類工部。山谷曰。得之矣。自存詩僅百篇。山谷歎其句句可傳。次芻字駒父。第進士。才氣筆力。尤爲超邁。山谷往往閱其詩而歎曰。不意江南澤中。產此千里駒也。駒父才而傲。頗以詩酒廢吏事。每讀時輩篇什。大呌云。使人齒頰皆甘。其人喜而問之曰。似何物。答云。不減樹頭霜柿。人每頰面而去。靖康中。爲諫議大夫。汴京失守。駒父唯痛飲沈醉。竟以誣陷坐貶沙門。識者寃之。渡海詩云。關山不隔還家夢。風月猶隨過海身。竟卒島中。所著有豫章職方乘。前後老圃集。詩話香譜等作。俱極博雅。子枏字仲本。亦能詩。爲徐師川壻。嘗出知永州。次炎字玉父。元祐末登第。官至著作秘書少監。重聽嘗對上曰。世人皆聾於心。臣獨聾於耳。心則了了。唯上所使。後因事免。復起少監。有

詩再入蘭臺逢舊史。重遊東觀閱新書。家徒四壁今無屋。誰爲君王賦子虛。周少微輯杜陵逸詩二十八首。其一係玉父石刻得之江中。相其風致。當不讓伯仲氏也。次羽字鴻父。元符末入黨籍。遂終其身。世號才子四洪。潘邠老作洪氏倦殼軒詩。比之封胡。遏末姑溪。李端叔曰。魯直成就諸甥之意。可謂盡矣。故率然自知。類不相遠。蓋一本於舅氏也。

饒節

節字德操。臨川人。詩句蕭散。苦學副其才情。絕非常緯可到。尤善銘贊古文辭。嘗作佛米贊。許彥周最服之。謂武將念佛。以米記數。得三升也。將軍念佛。難於遣詞。觀德操所作。雖柳子厚曲折不過是矣。夙有大志。既不達。縱酒自晦。或數日不醒。醉時往往登屋。危坐浩歌。慟哭達旦。乃下。又嘗醉赴汴水。適遇客舟。救之獲免。祝髮後。句更高妙。殆不可及。有別外弟蔡伯世詩。極詆近日學禪者。不能得達摩嫡派。紛紛岐路。因自號倚松道人。朱考亭曰。紫薇呂公。名德之重。一言一動。皆有法戒。其論汪謝諸賢。高志清節。皆可以傳信後世。獨饒節者。一旦毀削膚髮。殄滅

天倫而諸公環視無一人能止而救之者。或乃更從嗟嘆。以是爲不可及。亦獨何哉。嗟乎。考亭之言。猶余志也。第稽德操生平。非僅因欲願而棄家者。觀其勸紫微專心學道。有好貸夜窗三十刻。胡牀趺坐。究幡風之贈。眞再來人也。但憐其才而益悲其遇耳。

祖可 善權

祖可字正平。丹陽人。蘇伯固堅之子。養直庠之兄也。住廬山。與善權同學詩。骨氣高邁。爲徐師川所推。羅源陳善曰。予與僧惠空論今之詩僧。如病可瘦權。嫌其太清。空云。往在豫章。與李商老論詩及此。商老云。可詩句句是廬山景物。意亦以太清爲病。余謂清非詩之病也。可師有亂山爭夕陽之句。善權歎其精絕。與養直唱和眞隱詩。如漱壑夜泉響。掃窗春霧空等詠。往往得意外警妙。其刻苦洵有過人者。善權詩。渚宮禪伯唐齊已。淮甸詩豪宋惠崇。其自負可知矣。大抵二師之於章蘇州。性而有之。非關學也。吳虎臣云。正平工詩。至長短句甚佳。世僅稱其詩耳。有東溪集。

徐俯

俯字師川。分寧人。山谷之甥也。由通直郎歷右諫議大夫。紹興初。賜進士出身。英才若發。負磊落不羣之氣。每事不肯居人下。通判吉州時。取郡長陳虛中判案。抹而改之。其他可知也。嘗作上藍莊詩。託龜父寄山谷。公讀數過。歎其詞氣甚壯。不類少年書生。爲之喜而不寐。後東坡少游後山皆歿。山谷憂斯文將墜。規模遠大。不意於師川復見之。因目爲頽波之砥柱。公在宜州。有手書日記。嗣傳入禁中。高宗篤愛之。日置御案。乃召師川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師川每語人曰。東坡山谷瑩中三先生。余極敬畏。然其瑕疵有可笑者。東坡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聞當罷。七日符至。乃行。瑩中時對日者。談命皆顛倒可笑也。師川持議若此。可謂不阿所好矣。所著有東湖集。長子璧。字待價。豪邁能文詞。擬上書萬言。欲投匭。極言時政。無所諱避。師川見其稿。大驚。奪而焚之。惜乎早世。使其長年。焉知非幹蠱才耶。

林敏功 林敏脩

敏功字子仁。蘄春人。年十六。預鄉薦。下第歸。歎曰。軒冕富貴。非吾願也。杜門不出者三十年。弟敏脩。字子來。俱以詩賦相高。元符末。蔡元度薦之。累徵不起。政和中。賜號高隱處士。子仁寄均父詩。饒三落拓我迂疎。饒三指德操也。子仁殆借以自況焉耳。山谷寄立之云。林處士詩甚佳。碧落碑無贗本也。二林詩文凡千餘篇。號松坡集。

汪革

革字信民。臨川人。試禮部第一。分教長沙。於文無不精到。曾代滎陽公作張子厚哀詞。膾炙一時。爲詩尤警拔絕倫。謝無逸號溪堂居士。寄詩贈之。有溪堂春水想扶疎之詠。德操見而歎曰。公詩日進。而道日遠矣。呂舍人殆謂其用功在此。而不在彼也。信民和呂公欲晴詩。春日絕句等篇。敲字戛句。匠心獨妙。嘗謂人能咬得菜根斷。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稱賞。生平清操。至今尙可想見。有清谿類稿論語直解并詩話一卷。

韓駒

駒字子蒼。蜀之涪井監人。父爲峽州夷陵令。與內侍賈祥爲莫逆交。政和中。裕陵問祥遷謫時。有何人材。祥卽出子蒼詩文以進。首篇有太乙真人之句。上覽奇之。卽批出賜進士第。除秘書省正字。不數年。遂掌外制。撰祀明堂園壇方澤樂曲。早歲以詩擅天下。蘇黃門一見。比之儲光羲。王平甫稱爲官樣文章。坡公題其詩卷云。唐朝文士例能詩。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讀君詩笑無語。恍然再見儲光羲。二蘇所見。何其不謀而合也。子蒼每詩成。輒反覆塗乙。又歷疏語所從來。至旣以予人。久或累月。遠或千里。復追取更定。無毫髮恨。迺止。爲徐師川友。遂受知於山谷。周益公題山谷與子蒼帖曰。士大夫少負軼才。其詩章固已超絕。然須經前輩題品。乃自信不疑。如參禪雖有所得。猶藉宗師之印可耳。子蒼嘗言我自學古人。庶乎於山谷近之矣。後僑居臨汝。從者益衆。酬唱之樂。不減元祐諸公。大歇菴詩。師川所作。子蒼手錄之。愛才賞音。卽此足覘一斑。諸孫曰藉。能守家學。陵陽詩草。迺手授放翁者。刻之撫郡。語錄一卷。范季隨周士所編。周士云。子蒼所作不止此。當更訪之。癯翁敖器

江西詩話卷之八
之詩評自魏武而下凡二十九人子蒼與後山紫薇與焉亦足徵宗派一時之盛矣

李彭

彭字商老南康軍建昌人尚書公擇之族姪也家貧績學枕藉經史詩文能兼諸家之長尤究心釋典灌園脩水之上樂志自放而筆墨一出人爭傳寶以相矜誇公擇猶子李愬去言年少能文汪信民亟稱之以爲有過其姪商老處居仁言商老詩文富贍宏博非後生容易可到洪覺範至石門杲禪出商老詩偈巨軸讀之茫然謂此道人蓋滑稽翰墨者也陳了翁問範師江西之詩誰家爲最師答曰駒父戲效孟浩然作語如王謝家子弟風神步趨不能優劣商老和之如劉安見上帝大言不遜豪氣未除獨師川有句在暮山烟雨西洲落照之外未暇寫也師之品評如是真可稱佛門詩史矣商老嘗負墓蓋乞書于東坡公作大小兩軸囑其擇而用之且勉之曰德叟有子不亡矣坡公書山谷跋其後云

晁冲之

冲之字叔用。一字用道。鉅野人。授承務郎。以詩擅名。呂居仁曰。衆人方學山谷。叔用獨專學老杜。其昆仲之所講究者素矣。所作李廷珪墨詩。通首雅健。卽杜老無以復過。高秀實論其脫去世俗畦畛。不讓古人。與居仁唱酬最劇。曾戲語居仁。我詩非不如子。我作得子詩。只是子差熟耳。居仁戲答云。卽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爲然。喜作長短句。如臨江仙上林春慢等闋。發音吐響。出人意表。有具茨集。

夏倪

倪字均父。蘄州人。自府曹左官。祁陽監酒。文詞富贍。儕輩罕及。嘗以天寒霜露繁。遊子有所之。爲韻作十詩。畱別饒德操。曲盡芊綿之致。赴江守日。張彥實有贈行詩。未覺朝廷疎汲黯。極知州郡要文翁。均父朝夕諷誦之。其服官之勤可知也。詩文一集。呂紫薇爲之序。論學詩當識活法。極其明快。可補入詩話。

王直方

直方字立之。南州人。舍人元才棫之子也。補承奉郎。力學汲古。家藏圖史書畫甚富。山谷極愛其文。嘗云立之如璫枝瑤樹。常欲在人目前。所寄楚詞二章。寂齋賦一首。並爲佳作。因名其書室曰定志齋。蓋取我徂維求定之意也。山谷一日在市上見蠟梅開。立之投以詩。公喜曰。數日天氣驟煖。固宜木根有春意動者。遂爲詩人所覺。極歎足下韻勝也。偶病。憂其子不克負荷。盡以詩畫寄交舊。居仁初未與公相識。亦寄數種。均父作詩慰之云。書來整整復斜斜。蓋笑其病中作字如此。特舉山谷雪詩以戲之耳。立之詩話載洪駒父詩一首。胡生畫山水。烟雨山更好。鴻雁書遠空。馬牛風塞草。邠老愛第二句。余愛第三句。山谷愛第四句。師川愛第三句。第四句。以是知詩特患不佳耳。旣佳矣。欣賞者其妙正在不同也。

高荷

荷字子勉。荆南人。元祐太學生。官蘭州通判。學杜子美作五言。頗得句法。山谷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公。有蜀天何處盡。巴月幾回彎之句。

公愛而和之并跋其後曰子勉作詩以老杜爲標準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溫恭蓋天下士也寄李端叔書比得荆南一詩人極有筆力使之凌厲中州恐不減晁張恨公未識之耳其推服若此奈晚爲童貫客不爲輿論所與自號還還先生其詩亦不傳

李錡

錡字希聲□□人鵝案李希聲官至秘書丞

江端本

端本字□□臨川人宣和二年通判溫州

鵝案江端本字子我陳留人鄉幾之孫靖康中以薦爲承務郎賜進士出身諸王官

教授上書辨宣仁誣謗遭黜南渡寓家桐廬之鷓鴣原後爲太常少卿有七里先生自然菴集○廷博案劉後村江西詩派小序端本字子之子我則端友字也屬蓋誤箋又案端友本不入社而厲氏宋詩紀事于詩派中列端友而轉遺端本則又誤矣因附正之

揚符

廷博案元本作楊今訂正

符字□□□□人詳俟補入

鵝案揚符字信祖未詳爵里有詩集一卷有吏道官官惡田家事事賢之句

呂本中

本中字居仁。壽春人。遷寓洛陽。復徙婺州。申公之孫。舜徒少監之子。成公之祖也。宣和中爲樞密院編脩。紹興初特賜進士。累官侍講。中書省號紫薇省。故稱紫薇舍人。家學淵源。有中原文獻之目。性清約。唯以著述爲己任。生平因詩以窮。耽禪而病。清癯若不勝衣。一室蕭然。凝塵滿榻。裕如也。嘗序詩社宗派圖。謂詩有活法。若靈均自得。忽然有入。然後惟意所出。萬變不窮。楊誠齋又從而序之。亦以學者屬文。當優游厭飫。以悟活法。孫穀祥野老遺聞云。作詩文若不得其道。則千詩一詩。千句一句。自少壯至老熟。猶旦暮也。居仁之于詩。每一見一變。至于今。駸駸乎其未已。此豈偶然哉。以是知詩有活法。不知研求。徒講究奪胎換骨者。末矣。九經堂詩。蓋公與昭德尊老諸公師友講習漸漬所得。陸放翁稱其雄筆大論。凜乎其可敬畏。周益公跋曰。呂十一丈在政和初。春秋鼎盛。且方崇尚王氏學。以蘇黃爲異端。而手書立身爲學作文之法。乃如此。其師友淵源。固有所自。而特立獨行之操。誰能及之。近世謂以詩名家。是殆見其善者幾耳。曾元嗣贈公詩。呂家三相盛天朝。流澤于今。

有鳳毛。世業中微誰料理。邵收才具入風騷。洵定論哉。靖康之役。太學生汪若海作麟書一卷。恢詭譎怪。不減長卿大人賦。居仁謂其意實有在。漢武帝蓋未之知也。東叟之爲麟書。蓋得法於此。予固知之矣。老臣憂國之言。遂使東叟圍城上書忠義激發之氣。千載如見。公所作宋論四十篇。審時度勢。洞若觀火。官箴三十二則。綱鑑云成公皆身體力行之言。服官者宜各書一通于座右。他如春秋解童蒙訓。軒渠錄等書。皆傳布于世。乾道元年。平江守沈公雅刻紫薇集二十卷。

張子編次宗派圖錄既成。客復過而問曰。信如子言。作詩者斷以江西爲法乎。予曰。否。否。詩派人之性情也。性情不殊。繫乎風土。而支派或分十五國。而下槩可知矣。譬之水。然水雖一。其源流固自不同。江淮河漢皆派也。若舍派而言水。是鑿井得泉而曰水盡在是。豈理也哉。江西之派。實祖淵明。山谷云。淵明於詩直寄焉耳。絳雲在霄。舒卷自如。寧復有派。夫無派卽淵明之派也。鍾記室謂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果何所見而云然邪。宗風旣祧。居仁移其俎豆於山谷。

山谷易似而淵明不易似也。嗣是作者林立。海內翕然向風。往來投贈。目不給賞。篇什之富。梓於厭原山中者。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可謂極豫章之大觀矣。南渡以來。老成閒或彫謝。又遇陵陽韓子蒼。僑寓臨川。復執牛耳。一時倡和之樂。如曾裘父。錢遜叔輩。又不下十數人。四方傳爲盛事。沿流日久。耳食之徒。浸有起而訾議之者。李文山遂謂元和之後無詩。楊廷秀亦有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自能別之。之語。矧瓌瓌餘子哉。朱考亭云。江西之詩。自山谷一變。至楊廷秀。又再變。以斯知一代之詩。未有不變者也。獨江西宗派云乎。礪谷羅崎。與葛山書。年來屏棄江西。爲人輕嫻。但就陳黃中取數篇入吾意者讀之。便知古人爲不可及。元遺山論詩三十首有云。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卻是誰。又云。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由是觀之。善學詩者。支派雖分。性情則一。卽曹劉鮑謝李杜集中。何嘗無淵明一派。而諸家之所謂江淮河漢者。自在也。古來未有無派之詩。卽未有無源之水。今必執江西一派。以求盡天下之

詩是鑿井得泉者也。詎復知江淮河漢之源流乎。且居仁作圖名雖爲詩。意實不專主於詩。大約如制科以詩賦取士。不過借以爲靖獻之資焉耳。豈真據詩以定人之生平哉。觀圖中首後山而終子勉。其寓意固已微矣。後人舍立身行己不論。僅舉有韻之言。稱爲宗派詩人而已。嗟乎。幾何不與呂公論世尙友之旨。大相逕庭也哉。

紫薇作圖。其大意已見於自序。旣謂之圖。則姓字自有先後。安得執此以較詩之優劣也。如正平所云。吾乃居行閒乎。子蒼曰。我自學古人。均父亦以在下列爲恥。是同社已失于喁之雅矣。余意此特諸公及門各尊其師之言也。范周士曰。呂公一日過書室。取案閒書讀之。乃江西宗派圖也。公言安得此書。切勿示人。乃少時戲作耳。及舉此語以問陵陽先生。公語云。居仁卻如此說。宗派圖本作一卷。連書諸人姓字。後豐城邑閒刻石。遂如禪門宗派高下。分爲數等。初不爾也。細繹周士此言。不無水火。烏可信爲必然哉。且不特此也。東坡題山谷詩云。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又云。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

江西詩宗派圖錄
鄙事山谷則謂東坡作詩未知句法山谷愛陳後山詩爲之揚譽無所不至後山云人言我語勝黃語又何以解也豈文人相輕自古已然雖賢者不能免耶

南州張扶長吏部作江西宗派圖錄蒼粹諸書出處甚詳但二十五人內李錞江端本揚符三人小傳未備江子我在南渡初最知名其母夫人爲劉原父之女見晁以道壽昌縣君墓志兄端禮弟端本云云惟李錞僅以官傳揚符僅以字著耳因爲補綴于後庶好事者有攷焉南湖花隱識

此書從樊榭山民厲君借鈔校過并錄其跋語南湖花隱其新號也
雍正癸丑秋九月九日勿藥記